

# 欲将沉醉换悲凉 郁达夫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IJIHUIMOU  
RENWUXILIE



## 袁庆丰

然烟荒人，烟多不能买，他前住至右的一  
因，但至无文化口之下，工商委去举自述至，  
印着这心用的山川形势，草木田畴。字词的  
新文不运动，已经有接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自  
大的批评，甚至说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不  
是过高的成绩，也未完全是在无用的废物  
的废墟。这至是接踵于过去，未至是良言在理  
至的施惠也，中国新文字大至的言行主旨，大  
为是这了了了了。

SHIJIHUIMOU RENWUXILIE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欲将沉醉换悲凉  
郁达夫传

袁庆丰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欲将沉醉换悲凉

郁达夫传

袁庆丰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291,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713-8/I·1385 定价：18.50元



作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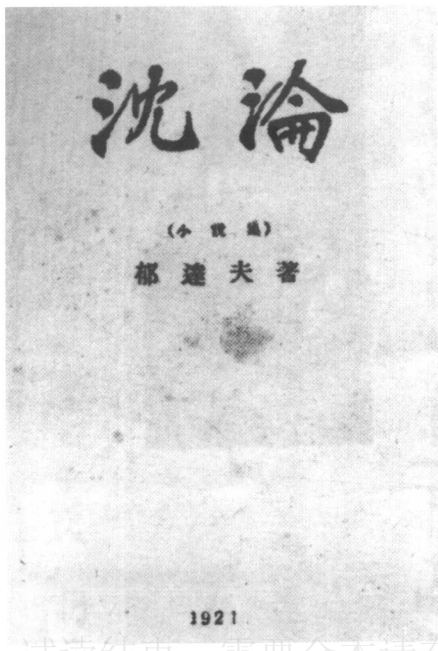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年郁达夫与夫人孙荃、子龙儿合影



十載河塵一腐儒  
 庭外飛花未見秋  
 街散梨園參廟布  
 却緣家有元丁在  
 官廨得人問說小  
 偶成

不羨神仙况一官  
 衙門後那復夢  
 街天易散羽山雞  
 帶蒼生回顧足  
 仍依信局思覺  
 近作四律  
 各存故  
 又未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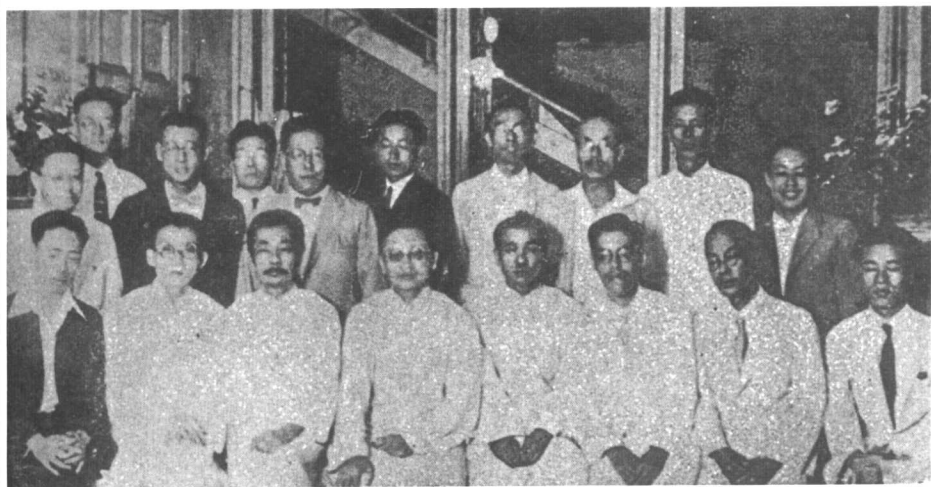
《沉沦》初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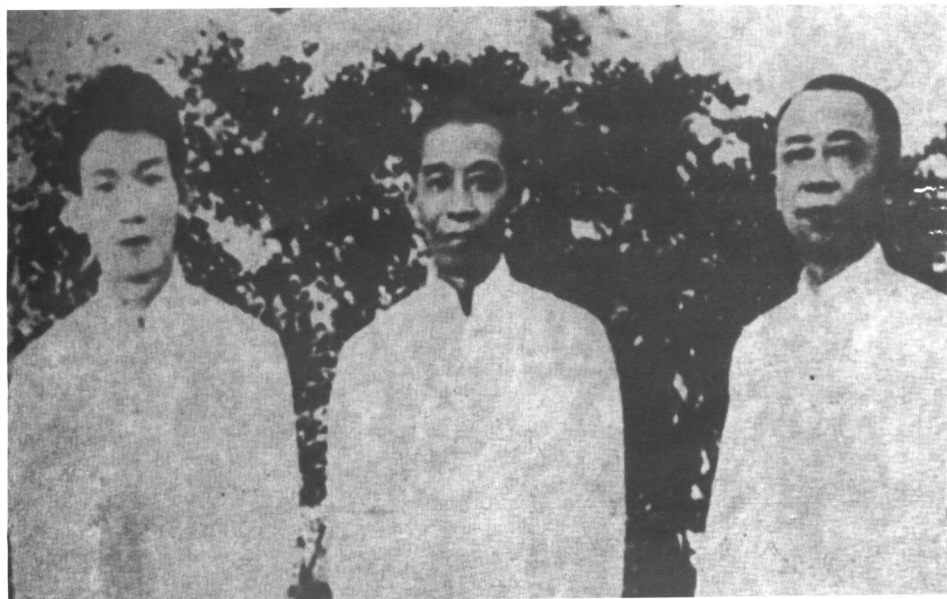
郁达夫早期诗稿手迹

郁达夫手迹之二

这裡的人，顶多只能听懂他前住左右的一圈，但竟无文化日之下，上高要生举目迷望，却看得出四用的山川形勢，草木田畴。中国的文字运动，已经有接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自大的批评家，甚至说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下是过气的废话，也未始完全是无足用处的废话的空话。现在是接踵过去，未来是教育至理的胞衷的，中国新文字大写的进行主旨，大约是怎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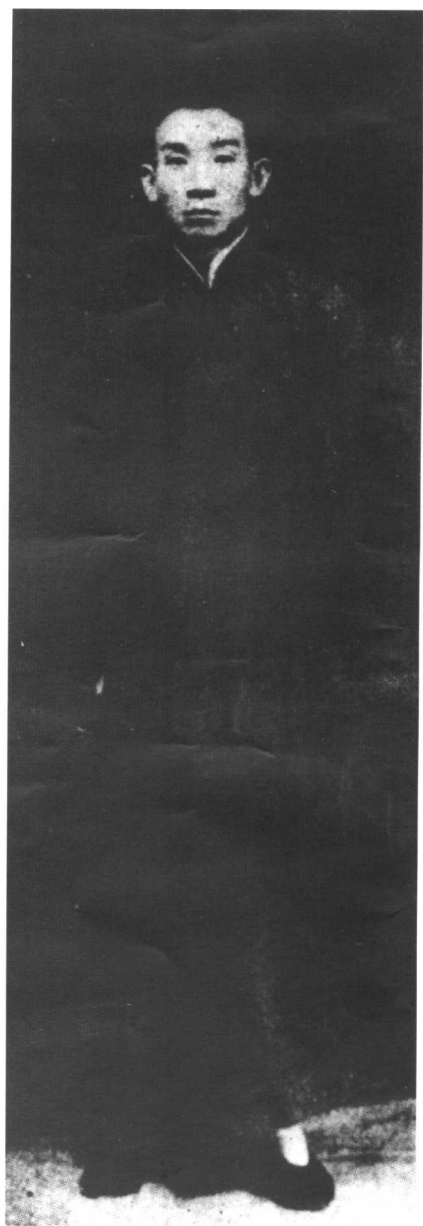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八月六日，郁达夫和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共同出席上海漫谈会在功德林举行的晚宴，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第二人为郁达夫，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内山完造）



郁达夫与其长兄曼陀、二兄养吾合影



郁达夫与斯诺、郭沫若合影



一九三六年的郁达夫

一九三三年的郁达夫

## 编者言

---

从今天起，——这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秒，我们都别无选择地朝着世纪末逼近着。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历史：现代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受尽磨难，至今方才徐徐拉开现代化的大幕。我们或可再问一声：这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序幕，是否延续得太久了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自今日始绕萦在人们心头，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口，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发出了类似的疑问，他们急躁不安，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壮行程，如同一道现代中国史上的深沉凿痕。本系列的宗旨，正是要通过这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一个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选择下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



## 引 言

---

没有诗人的岁月里，我们拥有的，只有追怀和悲哀，因为诗人郁达夫，属于那个渐次远去的年代<sup>①</sup>；所以，我又尊崇他为作家<sup>②</sup>。

但我并不相信，能有哪一个作家会过上所谓幸福的生活，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作家是无耻的<sup>③</sup>。作家既是安琪儿(Angel)，也是苦命人，这要看他是在天堂安居，还是在现实中立业。如果是后者，那么，他所具有的不可逆转的悲剧性格，会使他终身与世俗人格为敌；他的气质禀赋与行为意识，必然使他时时处处，与世俗疏离，与庸众对立<sup>④</sup>。

郁达夫，他爱，却被人恨；他不想死，却不让活；他追求，他渴望，他想有个家，有个漂亮女人；他要一方书桌，几间陋室，最好能坐拥书城，品茶啜酒吸吸香烟，做他的小说写他的文章。但最终他得到的，都是些不堪提起的剩饭残羹。他本来就生而不幸，活着是那样艰难，死，又是那般凄惨。

你说，你笑，你评头论足，闲言碎语，然后又冷嘲热讽，掉头而去。你活得自在、潇洒，你可以有什么，更可以丢弃什么。你枉顶这片蓝天，白白糟蹋这块土地。五十多年了，历史要么

沉默不语，要么忍不住高声叹息：好一张美丽如画的人皮。

你圆满，他凄惨，你活着，他死去。多少年了，风云流变，山不转水转，人间冷暖，春夏秋冬，来来去去都有消息。你子孙繁衍，财大气粗，越来越像个东西。他却死在异国他乡，至今找不到他被你活活掐死后，草草抛尸的那片荒郊野地<sup>⑤</sup>。

你不配我诅咒你。

如果你真心忏悔，也许还会有点出息。但你别指望逃避。你手上的血，可以洗去，可那人间的罪恶，你做了就别想抹去痕迹。

活着，但我们不会忘记。

过去的，我们不会容忍它仅仅是过去。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的前面，为了我们的今天死去。现在，我们虽然无法找到死去的人的躯体，但我们的记忆中，却分明留有那斑斑血迹。让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历史合二为一，为亡灵保留一块最后的栖息之地。

#### 注 释：

- ① 在阿狗阿猫都可以被等同于艺术家的现在，我拒绝这种已被玷污的称谓。
- ② 而这，又是一个过去被你滥于自封，而今又羞于，或敢于为伍的“职称”——“工程师”。
- ③ 幸福，说到底应该是个人的某种特定感觉，自己可以考量定性。如果按世俗的标准将其外化或物化，或许会表现为世俗享用，但这却足以毁掉任何一个作家。天才更是首当其冲。
- ④ 你想走两其美的中间道路么？这种人我称其为伪人。不必引经据典，指点中外古今，看看你和你前后左右，那一副副丑恶嘴脸，就够了。

⑤ 秋高气爽天气好  
抬头撞见日本兵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  
无颜对爷娘

# 目 录

---

引 言	1
第一章 滴下红尘我心哀	1
第二章 严陵滩上是我家	16
第三章 我将青衿遮傲骨	34
第四章 世人不知我	53
第五章 我的青春,我的梦	74
第六章 我纵猖狂,天何太忍	97
第七章 我以诗酒对明月	118
第八章 我未成名君已嫁	140
第九章 我之所欲	164
第十章 我不爱而又不能不爱的	184
第十一章 我是零余者	207
第十二章 天生我才济世用	228
第十三章 我将红粉傅娇娘	251
第十四章 空虚牵住了我的手	274
第十五章 樊素忒无情,剩我苦伶仃	295

第十六章	国破家亡我最知	317
第十七章	我不死,我要活	348
第十八章	安息吧,亲爱的人,安息吧	376
附录一	艾春《自己的书架:〈王映霞自传〉》	386
附录二	郁达夫生平提要	389
参考书目		434
	“灵台无计逃神矢”	
	——代后记	438

## 第一章 滴下红尘我心哀

---

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也就是 1896 年 12 月 7 日，他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县城依傍着蜿蜒秀丽的富春江，自古江南多才子，天下文章数三江。才子文章应无数，从此难舍是富阳。我知道你不会记念着他的诞生，但我相信，你不敢忘记，这个名字在你的记忆中轰然作响，如长歌嘹亮。

### 一、前身纵不是如来 滴下红尘也可哀<sup>①</sup>

名人不见得非得有一个了不得的祖宗，众所周知，一说吓你一跳。“英雄不问出处”，我们的先人其实很明智；而传下的一句“光宗耀祖”，是对后辈们讲的，意思无非是说别忘了前人栽树这个道理。对于郁达夫家族的考证，现存的《宗谱》表明：“吾邑燕窝山郁氏为江南望族，受姓姬周，代有令闻。宋室南渡，节度使绵公扈驾入浙，隐居余杭，数传至明笙公，与其昆季徙宅来萧（今富阳附近的萧山市——引者注），厥后胤嗣寝繁，

乃更名燕窝山为郁家山，建宗祠于山麓，秦鲁阳郁贡为始社。……”<sup>②</sup>；到第四世郁义安时，他带着妻小到富阳经商，并在县城里的满舟弄安家落户（这个地方就是郁家老宅，现在是齐城尽知的达夫弄一号）；这样，郁氏一族这一支，到郁达夫一辈，已是第十九世了<sup>③</sup>。

家族的源远流长是肯定无疑的了（这就另一方面，解释了郁家早先与萧山孙氏订婚，而郁达夫成名后要卜居杭州的缘由），郁家祖上的出身，据郁氏后人的一种说法，相传为宋朝太医院尹，在宋朝南迁时，随宫廷来到杭州<sup>④</sup>；郁达夫的母亲曾对此做过通俗的注释：“我家祖上当过宋朝皇帝的医生那样的大官，皇帝还说郁家后代一定要出名医”<sup>⑤</sup>。两相参证，我相信“相传”和“圣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打些折扣，但却是言之有据的。郁家几代行医，在当地颇有名气，郁达夫的曾祖父郁品三（字宝珍），是当时富阳的中医师，或曰儒医<sup>⑥</sup>。前一种称谓标明职业（家传），后者则说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至少是粗通文墨。我们不知道郁品三父子是否有诗文传世，但郁家先辈所具有的一定文化修养是确定无疑的<sup>⑦</sup>。当然，即便是真龙天子也有说话不够检点的时候，郁家不仅出名医，后来更出了名画家、名诗人；而郁达夫的出现，则更是当权者始料不及，甚至颇为狼狈的。

郁达夫的祖父郁圣山（字仰高<sup>⑧</sup>，1838—1868），是子承父业，亦为富阳一带颇有名望的儒医。接着，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字士贤，<sup>⑨</sup>1863—1900）也在故乡行医。所以，郁家“大致可以说儒医是一脉家传。从这点上说，不论大小，也算个‘书香世家’吧”<sup>⑩</sup>。事实上，就“以农立国”的传统与国情，和在当地

以儒医一脉家传的资历而言,这样的判定是无可指摘和实事求是的。(同样,名人的产生,与家庭背景的名望无关,关键的和必要的前提,是文化素养的浸润,这是渗透在骨血之中的母本基因,补是补不赢的)。

不过,到了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这一辈,郁家开始明显地“运交华盖”,而这种不走运,在郁达夫的祖父郁圣山身上已初露端倪。郁圣山生有一子(郁企曾)和一女(郁月娟<sup>①</sup>),在儿女年纪尚幼时,他便去世,享年仅三十岁。当时正值“洪杨之后”,即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如果说,这次大动乱和相继而起的血腥的大镇压,对全社会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祖父的英年早逝,对当时的郁家,是感受最直接的灾难。没有确切的资料告诉我们他去世的原因,但郁圣山身后撇下一双不满五岁的孤儿和一个三十岁的寡妇,却是个确切的事实。并且,谁也未曾料到,这种不幸的家庭格局,竟然会在以后再次出现。

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的早年生活,无疑是由辛酸和艰难交织而成。孤儿寡母的家庭,在任何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低微的,这一点就是现在的人们,也可以从日常的知识与经验中想见一二。由于乃父去世时郁企曾尚在幼年,使一脉家传医道无从言传身教,郁企曾由寡母戴氏(1838—1923)抚养成人后,虽也子承父业,但医道与名气相对逊色,因此,家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sup>②</sup>。所以,郁企曾首选的谋生方式是设塾授课,即从事教育工作,家传的行医倒成了附带<sup>③</sup>,这自然不能维持生活(古今同理论)。因此,他兼差到县衙门做文书(案)一类的工作<sup>④</sup>,而这个“兼职”,是当时郁家最



主要的经济来源。与祖父和父亲相比，郁企曾的书香气是更为浓郁了，然而，“附带行医”再“兼差”，不是表明他的能力胜过先人，而是说明他的生活负担逼得他不得不超负荷运转以养家糊口。上有寡母，下有妻小，郁先生(Dr. Yu)活得越来越不容易。

郁企曾的元配是童氏(1865—1878)，根据其生卒年月，可以推断是童养媳，郁企曾后来续娶比他小三岁的陆氏(1866—1937)，并在二十一岁时做了父亲，长子郁华(字曼陀，1884—1939)出生；到次子郁浩(字养吾 1891—1971)降生时，他二十八岁；三十一岁时，他得了个女儿郁凤珍(1894—1920)；两年后，第三个儿子郁文郁达夫，来到这个现实人间。无论从儒医一脉家传还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上，郁企曾都清醒地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责任、义务。他身兼数职，为养家糊口竭尽全力。他肯定抱有要将三个儿子养育成人甚至重振家业更有望子成龙的雄心壮志。第一条是起码的，肯定无疑的。他活得不易但他爱他的孩子们，他自己吃苦受罪不少，但他绝不会放弃挣扎，不愿让他的孩子尤其是他最小的儿子重蹈覆辙——对他的那个最小的爱子，他以“荫生”命名；父爱在这个字眼上一览无遗，连他的后来做了法官的长子，后来都满怀深情地写诗给这个小男孩，说，“一家年少最怜君”<sup>①</sup>——但他没有来得及读到他这俩孩子的诗文，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兄弟二人的诗文广布神州，流传海内外，真正做到了诗人合一，光宗耀祖；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像他父亲、孩子的祖父一样，同遭厄运的播弄。

一家之主的郁企曾，他人生的脚步刚刚跨上一个世纪的